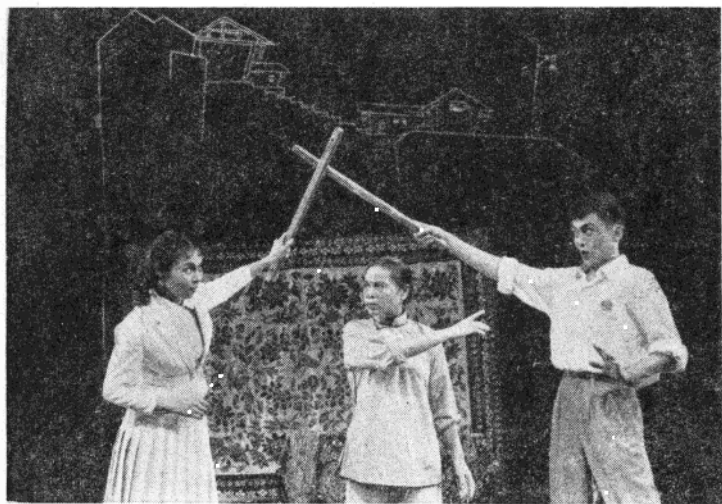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red rose graphic with a ribbon-like base, positioned behind the title text.

结婚进行曲

陳 白 塵 著

新
華
書
局
出
版
PD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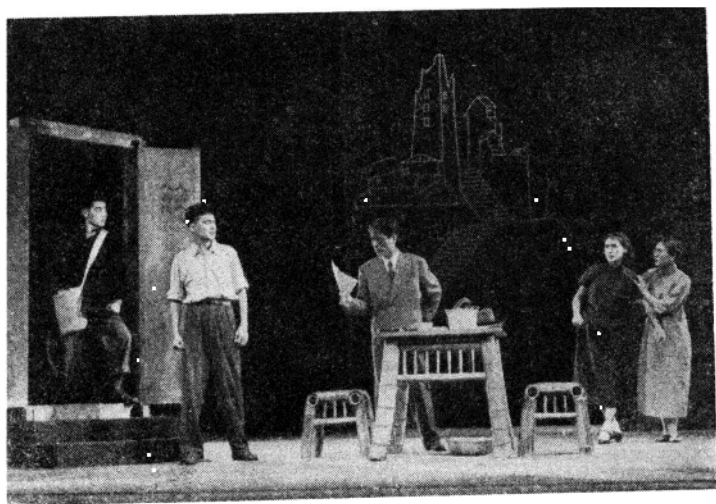
第一幕



第 二 幕



第 三 幕



第 四 幕

人 物

黄 瑛——十九岁的女学生，讀过一年的大学。

黄 父——五十来岁，黄瑛的父亲，小城市的商人。

刘天野——二十一岁，某机关的小职员，黄瑛的高中同学。

刘 母——四十多岁，刘天野的母亲，寡妇。

老头儿——六十岁，一家公館的看門人。

王科长——即王經理，三十九岁，某机关的总务科长，后来
表面棄官經商，但还兼任着某种“职业”。

胡經理——三四十岁，一家商业公司的总經理。

楊主任——四十多岁，胡經理的部下。

老 周——三十岁，先在胡經理公司里当茶房，被开除后改
行送报。

方太太——即方丁素华女士，約四十多岁，家庭妇女，寡妇。
国民党特务二人。

时 間

抗日战争期間，約在一九四〇年左右。

地 点

重庆或大后方的其他大城市。

第一幕

一天上午，在刘天野家里。

这是一所古老的住宅。但刘天野和他母亲只租了这所住宅中的三间厢房。舞台上这是这三间厢房的中間一間，原来是当着客堂的，现在成为黄瑛的临时寄宿之所。由于这位客人的闖入，这间客堂的固有秩序被破坏了。挂着立轴山水的地方被换上一只画着西洋妇女人象的油画复制品鏡框；一张古旧的条桌上鋪了台布，摆上墨水缸、鋼笔、小象片架之类，而且連条桌本身也都被挪斜了身子；旧式的太师椅和茶几也都違反了古老成例，不再靠着两壁，而被半傾斜地对着院子；祖宗神龕不知被挪到何处去了，黄瑛的放大半身象片大鏡框据有了另一边牆壁；八仙方桌也不見了，占有它的位置的是一只行軍床，床上的錦緞被和鮮艳的花枕头，更以傲然的姿态破坏着这间客堂的固有的色調。

舞台后壁是客堂的門，通过門看見一个小天井；穿过天井才是大門。

刘天野的母亲从外边买了菜回来，推开客堂門就罵。

刘 母 門也不鎖就跑出去了！沒有家教的东西！

✓ 她是一个整天冷着脸的人。好象世界上的人都在反对她，使她那么愤愤不平。其实，除了儿子以外，她是反对着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最近，连她儿子也不能例外了。她一进客堂就动手挪正桌椅，改换陈设，一边吐出一连串的咒骂。

刘 母 这个家成了什么样子！四平八稳的桌子要斜过来，……太师椅子要横七竖八的摆，……这是什么洋规矩！……（对黄瑛的象片）鬼丫头！还笑！笑什么？没家教的东西！……我这个家就给你搞的乱七八糟，连观音菩萨都搬了家了！……

刘天野兴冲冲地从外边呼叫而来。

刘天野 黄瑛！黄瑛！……

✓ 他是一个在后方城市中所习见的那种青年。中学毕业以后，由于抗战辍了学，参加过救亡团体，而团体又被解散；找职业呢，中学的那点书本知识，使他无一技之长；做工人，工厂不敢要，自己也不见得甘心；做商人，既缺少资本，自己也不屑为；于是通过亲友介绍、推荐，在什么机关里找到一个小职员的位置，比如抄写员、事务员之类，但又牢骚满腹，对机关里什么都看不惯；青年的朝气尚存，有些粗野，也有些幻想与希望；但既入了这个社会，自然也不免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惯。

刘 母 （白他一眼）魂掉在家里啦？

刘天野 妈。

刘 母 不早不晚的，跑回家干嘛？

刘天野 局子里沒事儿干!

刘 母 吃的人家飯, 做給人家看! 就呆在衙門里!

刘天野 嗨, 这种吃不飽餓不死的差事, 干不干, 都一样!

刘 母 是求爷爷告奶奶, 好容易才找到的! (順手摘下黄
瑛的象片框。)

刘天野 干嗎?

刘 母 你又不高兴?

刘天野 人家的东西……

刘 母 “人家”! “人家”! 我看你給“人家”迷住了!

刘天野 媽!

刘 母 “人家”? 这是我的家, 房子也沒租給她; 借住借
住, 就把我的家搞得橫七豎八的!

刘天野 老說这些干什么呢, 人家要搬走了。

刘 母 阿弥陀佛! 早搬早升天! 搬哪去?

刘天野 十八梯六百十二号。

刘 母 她住到那儿干嗎?

刘天野 人家找到事啦。

刘 母 一个妇道人家有什么事情好做呀? 我可告訴你:
你别想糊塗心思! 凭她这样的人, 休想做我刘家的
儿媳妇!

刘天野 媽! 看您扯到哪儿去了! 我們是同学。

刘 母 同学就作兴随便跑到人家里住呀? 我也沒开旅
館! ……

黃瑛的聲音：“小劉！小劉！”

劉天野 她回來了。

劉 母 我怕她？叫她馬上給我搬走！

黃瑛蹦了進來。

黃 瑛 嗨！小劉！（忽然冷下來）劉伯母。

✓她還是個天真未澁，閱識世故的女孩子。有着一副美麗而聰明的外貌，但卻不大肯用頭腦；慥直，任性，口快，幻想太多，把社會當作大花園似的隨便闖了進來。

劉 母 唔，黃小姐，聽說你馬上要搬家啦？

黃 瑛 搬家？搬家就搬家！我找到事啦！

劉 母 阿彌陀佛！我給你點蠟燭燒香啦！（提了菜籃子走向天井去。）

劉天野 （驚喜地）你的事找到了？

黃 瑛 （得意）成功啦！官銜是總務科助理員，月薪法幣五十塊，食宿自理，明天早上到差辦公！小劉，你說美不美？

劉天野 噹！比我的薪水還多五塊錢！這叫雙喜臨門，房子也幫你找到了！

黃 瑛 找到了？在哪兒？

劉天野 十八梯六百十二號。上有天花，下有地板，電燈自來水，一應俱全！

黃 瑛 好哇！多少錢一個月？

劉天野 月租十五塊錢，預繳三個月。

黄 瑛 哎哟！四十五块！一个月的薪水去掉了！

刘天野 嗨！还不容易找哩！跑了两天，問了二、三十处！

黄 瑛 得！馬上搬！不受你媽的閑气！

刘天野 (动手)对！快搬！

黄 瑛 (四顾，突然制止)慢着！（拿起鏡框）这又是你媽？

刘天野 別理她了，她就是这副脾气。

黄 瑛 (又挪动桌椅)不行！我要这样！

刘天野 算了，横竖馬上就搬了。

黄 瑛 (瞪他)好！你跟你媽一起欺負我，我不搬了！

(挂上鏡框。)

刘天野 (急了)我怎么欺負你了？——真倒楣！我两头
儿受气！

黄 瑛 我早知道：你跟你媽又在背后罵我了，是不是？

刘天野 我罵你干嗎？是她要你搬家！

黄 瑛 那我偏不搬！

刘天野 (負气)好，我去退房子，以后你沒房子住我不管！

黄 瑛 要找房子自己有腿！

刘天野 你呀！你在重庆能找到房子，我不姓刘！

黄 瑛 (不服)为什么？

刘天野 为什么？我昨儿上坡下坎跑了二十多家，家家
都問我：几个人住呀？我說你一个人住，都一口回絕
了：不租！

黃 瑛 (生气)为什么?

刘天野 重庆的房子就不租給单身人嘛!

黃 瑛 那房子是怎么租到的?

刘天野 我,我,我說我自己住的。

黃 瑛 你住,他就肯租了?

刘天野 我說,我說,我有家眷呀。

黃 瑛 你有家眷?

刘天野 我說,我說,……我是跟你两个人住的。

黃 瑛 (怒)胡說! 誰跟你住? 誰是你的家眷?

刘天野 我是对他撒謊的呀!

黃 瑛 你真混蛋!

刘天野 (怒)你罵人?

黃 瑛 你是混蛋!

刘天野 (举拳)你还罵?

黃 瑛 (举凳子)你打架?

刘天野 (也举凳子)你来!

正待交鋒,刘母持扫帚上。

刘 母 干什么?

刘天野 (装笑)我帮她搬家呀!

刘 母 凳子是我的!

黃 瑛 还給你,伯母!

刘 母 快搬快搬! 我要扫地!

刘天野 (对黃瑛陪笑,挤眉弄眼)快搬! 快搬!

黄 瑛 偏不搬!

刘 母 怎么,又不搬啦?

刘天野 (敷衍地)不是,不是,馬上就搬。

黄 瑛 我不搬!你搬!

刘 母 我搬?我搬哪儿去?

刘天野 哎呀!扯到哪儿去啦!——你听!

▽敲门声急。

刘 母 誰呀?輕一点!門都敲烂啦!

內声:“請問这儿有姓刘的嗎?”

刘天野 媽,您去看看吧。

內声:“我找姓刘的。”

刘 母 找姓刘的?(下。)

內声:“請你开开門!”

黄 瑛 哎呀!这是我爸爸的声音!

刘天野 他找到重庆来了?

黄 瑛 不得了!他要抓我回去的!快让我躲起来!

刘天野 躲到——我房里去,快!快!

黄 瑛 哎呀!象片框子!……还有这个被,枕头!(把它们都抱在怀里,躲进里間去。)

內声:“我找一个姓刘的,叫刘天野!”

刘母声:“你找他干嗎?他欠你的錢?”

內声:“我有要紧的事!”

刘母声:“你站住!怎么乱闖呀?”

黄 瑛 (又伸出头来)箱子! 箱子!

刘天野 (把桌上零碎东西都包了, 连箱子递给她) 进去! 来了! 来了!

刘母声: “你说嘛! 有什么事?”

✓黄瑛的父亲已经闯进来了。这是小城市里的一个商人, 面色苍白, 一看就知道是个有“嗜好”的人。他翻着骨碌碌的一双眼在找寻什么, 一边打量着刘天野。

刘母追上来。

刘 母 说嘛, 你找他有什么事呀?

黄 父 唔, 你就是刘天野吧?

刘 母 他欠你的钱啦? 还是偷了你的东西呀?

刘天野 老先生, 你找我吗?

黄 父 对不起, 我姓黄。你有个女同学叫黄瑛的, 我就是她的父亲。

刘 母 什么? 你原来是黄瑛的老子? 怎么不早说呀!

刘天野 哦, 黄老伯。这是我的母亲。

黄 父 哦, 原来就是刘太太。对不起, 打搅你们了。

刘天野向他母亲耳语, 她板着脸不理睬。

黄 父 刘太太也认识我们家黄瑛呀?

刘 母 我怎么不认识? (刘天野扯她的衣裳, 她不理) 烧成灰也认得!

黄 父 那好极了! 您知道她在哪儿?

刘 母 我刚才还看见她!

刘天野 (急扯她的衣角)在馬路上嗎?

黄父 在哪儿看見她?这下我可逮住她了!看她再往哪儿逃?

刘母 (惊)怎么?她是逃出来的?

黄父 唉,家門不幸呀!刘太太,你不是外人,一个月前,她从家里翻墙头逃出来的呀!

刘母 哦!……(低声对刘天野)听见沒有?她是私逃出来的!

刘天野 您說今天还看見她啦!

黄父 是呀,刘太太,她住在哪儿呢?

刘母 她住在呀,(手指行軍床)就在这儿……

刘天野 (高抬她的手)她住在哪儿?

刘母 就在这儿不远的地方。

黄父 哪条街呀?多少号門牌?

刘天野 您还记得嗎?

刘母 哎呀,我这个記性真坏!她說是住在哪儿来着?嗨,忘了!

黄父 唉!刘太太你真是!怎么会忘記呢?

刘母 你放心,忘不了,我会慢慢想起来的。可是她为什么要逃出来呀?你先告訴我。——坐下談。

黄父 唉,家丑不可外揚呀!你不是外人,跟你說吧。我老伴儿去世得早,膝下就是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就让她进学堂念书……

刘 母 女孩儿嘛，念什么书呢？

黄 父 哎呀，刘太太，念书嘛，有了一份资格，就抵上一份嫁妆呀！人家说，资格念得越高嘛，嫁得人家越好呀！

刘天野 您让她念书原来为了这个？

黄 父 是呀，还不是就为了婚姻！

刘 母 哎，她到底有了婆家没有？

黄 父 有了哟！我已经答应了吴大少爷啦！

刘天野 黄老伯！婚姻有自由呀，您怎么替她答应了？

刘 母 你少说话！

黄 父 自由嘛，我也不反对。

刘 母 你错啦！为什么不反对？

黄 父 嗨，我不是不开通的人呀。人家吴大少爷家财巨万，托人来做媒。我说，就让他们自由吧，让他们自由见面，自由谈话，她就该跟人家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呀！

刘天野 （不禁笑起来）这是什么自由呀？

刘 母 你少开口！

黄 父 可是这个鬼丫头偏偏不要这个自由，爱上了一个什么穷鬼！

刘 母 穷鬼？你说谁？

黄 父 就是不知道他是谁呀！你看我找到一本什么同学录，一家一家在打听，就不知道是哪个坏蛋把她勾

引走了！

刘 母 你說錯了！是你女儿把人家男孩子勾引坏了！

黄 父 刘太太，你不对，自然是那个穷鬼把我女儿勾引坏了！

刘天野 我說呀，誰也沒有勾引誰！

刘 母 沒你說的話！一边儿去！——得了，你先回去，让我想一想，想起了你女儿住的地方我馬上去告訴你。——你住在哪儿呀？

黄 父 我住在臨江門臨江旅館三十一號。那就有勞了，刘太太。可是您馬上再想一想看，她不是就住在这附近么？

刘 母 好了，好了，你請吧。不出明天，我包你找到女儿！

黄 父 謝謝了。你們要看見她呀，先給我抓住她！（下。）

刘天野 对！我看見她，一定抓住不放！

刘 母 （恨他一眼）得了！（下）你慢慢走！

黄父声：“謝謝，別送了，刘太太。”

黄瑛伸出头來問：“走啦？”

刘天野 怎么办？

黄 瑛 馬上就搬！（提起皮箱。）

刘天野 （提了网籃）对，先把这两件搬过去。

黄 瑛 （止步）慢着！（挂上象片框。）

刘天野 嗨！